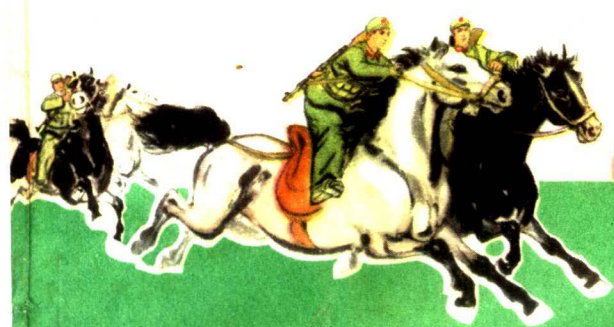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战马驰骋

短篇小说集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城市地跨

——

中国城市地理学

战 马 驰 骋

短篇小说集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战马驰骋

短篇小说集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5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5·25 每册 0.20 元

毛主席语录

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。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目 录

战马驰骋.....	(1)
老实人.....	(9)
验 收.....	(17)
梁师傅.....	(27)
演习前夜.....	(35)
官兵之间.....	(42)
飞雪扬鞭.....	(47)
冲锋在前.....	(51)
师徒俩.....	(62)
带路人.....	(71)

战马驰骋

郭 戈

一、青鬃马

熄灯号响过后，沸腾的军营霎时格外寂静。只有通信连部仍然灯火通明。一阵阵话语，飞出窗外。支委会在研究驯马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and 安全问题。

“没见过这种马，那脾气，象吃炸药长大的，碰见根鸡毛也要爆炸。”

“确实，没个三招两手，要驯服它，那真是切菜刀剃头，危险啊！”

人们的话题，渐渐从青鬃马扯开了……

说起青鬃马，真叫人头疼。它“入伍”几天，就咬伤了人。严重的是它还咬断缰绳，跑向草原。

“同志们！”指导员江明站起身来，简短有力地说：

“关键问题，得首先明确驯马的指导思想。我们要坚信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能战胜一切困难。”

“咚咚咚咚！”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。

“报告！”

“进来！”

话声没落，带着一股风，闪进一个小战士来，他利利索索，“喀嚓”一个敬礼：

“指导员，这任务交给我吧！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

“驯青鬃马！”

说这话的是个十八岁的新战士。他，虎实实的身板，黑黝黝的圆脸，一对黑亮的大眼透露出一股机灵劲。

还是在接新兵的时候，江明就认识他了。那天，江明迎着风雪，到陈庄去了解新兵的情况。走到三岔路口，江明正想问路，忽然，身后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辆马车在坎坷不平的雪路上颠簸着飞奔而来。

“同志，去陈庄吗？上车吧！”车到跟前，赶车的小伙子热情爽朗地打着招呼。

“好，谢谢！”江明跳上车去，还没坐稳，一声鞭响，马车又飞奔起来。

这时，江明才看清，这个赶车的小伙子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棉衣结了一层冰。车厢里，躺着一个全身水淋淋的小马驹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江明连忙脱下军大衣，披在小伙子身上。

“马驹撒欢，掉到土井里了……”他取下大衣，看看马驹，又望望江明。

江明会意地点点头，两人把军大衣抻开，轻轻盖在马驹身上。

小伙子鞭子一扬，在空中兜个圈儿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剪碎几朵雪花，马车跑得更欢了。

“你是车把式？”

“嗯，还兼着饲养员，啥活缺人就干啥呗！”小伙子回

过头来反问：“同志，你到俺村是接新兵的吧？”

江明点点头。

“哈哈，你一上车我就猜出来了！我就是准备参军的呀！同志，旧社会，俺爷爷给地主赶车压死了，俺爹顺着车辙道跑了半辈子。现在，俺要为革命当一名战士，你可得批准俺入伍呀！”

江明赞赏地看着这个赶车的小伙子，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陈虎！”

陈虎来到部队，分配在通信连骑兵班。

今天，他看到青鬃马又踢伤人，压不住心里一股子火，心想：“马再凶，咱贫下中农子弟的骨头可比你硬！”于是便找到连部，坚决要求驯马。

说实在的，江明打心眼里喜欢他这股虎劲。可是，看看眼前的新战士，想想那暴跳如雷的烈马，不禁又犹疑起来。

陈虎见指导员不吭声，象机关枪打连发似地说：“为战备驯好马，就是落实毛主席关于‘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’的伟大战略方针。我们是骑兵班，驯烈马理当有份儿。指导员，你就批准吧！”

“好吧，陈虎……”

“答应啦？保证完成任务！”江明刚开口，陈虎就高兴地说。

“陈虎，等我把话说完嘛。”江明继续说：“你先回去，等支委会研究一下，决定以后，再通知你。”

“是！”一个敬礼，陈虎转身“咚咚咚”跑了出去。

望着陈虎的背影，江明深情地说：“是啊！我们不仅要

为战备驯好马，更要用毛泽东思想培育新人啊！”

二、金 钥 匙

雪后初晴，千里沃野银装素裹，皑皑白雪，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耀眼的光芒。

操场上，陈虎开始驯马了。

“陈虎，要大胆、沉着、注意安全！”江明亲切地嘱咐着。

青鬃马昂首嘶叫着，鼻孔呼哧呼哧地喷着一股股白气，惊恐地瞪着眼睛，竖着耳朵，四只蹄子不耐烦地蹬踢着雪地，不停地打转，溅起一片雪花。陈虎咬着嘴唇，拧紧的眉头在抖动。突然，他一把抓住马鬃，纵身跃上了马背。只见那青鬃马暴跳如雷，恨不得一下子把陈虎从背上掀下来。陈虎正要紧勒马缰，不料那马长嘶一声，就在野地里狂奔起来。

忽然，一条小河横在眼前。啊！眼看青鬃马要失足落水了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陈虎死命一勒马缰，挽住马头，青鬃马惊嘶一声，腾空立起，把陈虎抛了起来，摔在地上。

“啊！”人们惊呼着，拚命赶来。

忽然，陈虎腾地跳起，缰绳一挽，又要上马。

“陈虎，不要蛮干！”江明大喊一声，疾步跑来。

河边上，青鬃马惊魂不定地嘶叫着。陈虎死死拽住缰绳。他胳膊上流出了殷红的鲜血，点点滴下，染红了雪地。大家这才明白为了防止狂奔的烈马掉进冰河，陈虎来了个“急刹车”。

回到连部，陈虎一屁股坐到床上，生气地说：“铁疙瘩

我也要成面。我就不信制服不了这匹青鬃马！”

“陈虎！”江明肩并肩地坐在他的身边，耐心地开导他：“你不怕困难的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。但是光拚命蛮干，并不能驯服这匹烈马。你应该好好想一想，找出失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！”

“这马是天生的烈性子，不硬干怎么能制服呢！”陈虎不服气地说。

“不！”江明拿出一本红塑料皮的毛主席哲学著作合订本。他打开书，指着念道：“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，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，如果不合，就会在实践中失败。”接着说：“马要人驯，人要靠毛泽东思想武装。我们要改造客观世界，一定要掌握这把金钥匙。”

一席话，象在陈虎心里点起一盏灯。他两眼闪耀着兴奋的光芒，接过了指导员手上的毛主席哲学著作。

从这以后，一连几天，人们见陈虎走路、吃饭都在低头沉思。有时一个人拿着毛主席的哲学著作，全神贯注地看着。有时憋在马棚里守着青鬃马出神。江明看了，心里想：

“小伙子动脑筋了！”

这天，江明开完驯马座谈会，去找陈虎，陈虎不在。他发现陈虎的枕头下压着一本红书，打开一看，正是毛主席哲学著作。上面用红笔画着重点记号。旁边，一个笔记本上用粗重的红笔描了四个大字“驯马计划”。江明眉头一扬，心里暗喜，仔细看着。第一个题目是“经验教训”，第二个题目是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，第三个题目是“具体措施”。江明又翻了翻笔记本，上面写着：

“找不到钥匙打不开锁。青鬃马烈在哪儿？得找出规律掌握它变化的情况……”

“汽车叫，它吓得跳，见个生人也吓得竖起耳朵。马棚里当‘霸王’，见了人却是个胆小鬼。烈是现象，胆小是实质……还要反复实践，反复认识……”

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缺乏自觉性，驯马就会陷入盲目性。得从世界观上找差距，从路线觉悟上找原因……”

“好啊！陈虎学习有成绩呀！”江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他感觉到，一种新的东西正在这个战士心中生长。

三、演习场上

陈虎的伤，很快就好了，他又开始了驯马。他整天在马棚里给青鬃马刷毛、搔痒、编小辮儿，或者牵着马在人多的地方溜来溜去。

“一次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你是不是胆小了？”有人开玩笑地问陈虎。陈虎只是微微笑着不回答。

这天，江明正在看陈虎学习《实践论》的心得笔记，忽然听到马棚里锣鼓喧天，好不热闹。

“嗨！骑兵班在排演文艺节目，走，看看去！”人们三三两两地跑向马棚，江明也来了。

“咚咚，咚咚，齐不弄咚咚咚咚！”一进马棚，人们楞住了。只见陈虎敲鼓，小李敲锣，正在给青鬃马进行“特别演出”！隔着牲口槽，青鬃马吃惊地蹦跳着，耳朵一楞一楞直发毛。它瞪着眼睛，挣着缰绳，四蹄不安地乱踢乱刨。

“嘿！这叫什么驯马法？怎么拿着大马耍起猴来了！”战士们笑着说。

晚上，操场上放映电影《地雷战》。青鬃马被陈虎牵去，站在人群后边作“列席观众”。青鬃马受不得这番“盛情款待”，望着黑压压的人群，听着影片里轰隆隆的地雷响，它炸起耳朵，嘶叫着，又惊慌起来。虎子一把拽住它，嗔怒地说：“胆小鬼！听见假地雷就炸了毛，到了战场怎么办！”说着，又用手轻轻地刷刷它的身子。青鬃马打了两个响鼻，慢慢安静下来了。

就这样，青鬃马被陈虎一步一步地驯服了。接着，陈虎又对青鬃马进行了乘骑、卧倒、涉水、跳障碍等一系列马术训练，终于使这匹暴烈的野马变成了出色的战马。

积雪化水，嫩草抽芽。团里组织实战演习，陈虎英姿勃勃，催马上阵了。

“指导员，这真枪真炮，科目复杂，青鬃马万一闹出乱子，陈虎应付得了吗？”人们都为陈虎捏一把汗。

“顶着风雨闯，迎着困难上，这是我们战士的性格嘛。”江明充满信心地说：“他能够胜任。”

“嘎咕！嘎咕！”“轰隆！轰隆！”机枪声、炮声、地雷声，响成一片。气浪翻滚，烟雾漫天。演习开始了。

“陈虎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准备！”

“是！”

随着口令声，陈虎全副武装，飞身跨上青鬃马，缰一抖，腿一夹，象支离弦的利箭，转眼冲入烟雾。在烟雾翻腾中，青鬃马时隐时现。陈虎一声口令，青鬃马卧入弹坑；陈虎一抖缰，青鬃马又腾空跃起；越残墙，跨深沟，象一溜青

烟，冲过火力封锁区……

“瞧！这匹烈马简直成了腾云驾雾的青龙了！”通信连的战士们啧啧赞叹着。

江明点了点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啊，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，一代新人在茁壮成长！”

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大地，江明深情地望着陈虎，只见他纵马持枪，在阳光下飞驰前进。

老 实 人

杨 松 亭

政治部王主任在三连抓路线教育。这天，他打回电话，叫我带上背包，立即赶到三连。

傍晚，我来到了三连的驻地——红村。晚霞染红了山谷，村子里升起了缕缕炊烟。

我站在村外山坡下，正想问一问连部的住处，忽听山坡上有人喊：“郑干事！”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五班长佟强。两年，我从三连调到师政治部时，他是刚入伍的新战士。我赶忙迎上去，拉着他的手问：“天都快黑了，你还在山上干啥？”

“连长让我来接你呀。”佟强热情地回答。

我又问：“王主任在哪？”

“中午接到通知，他到军里开会去了，开过会还到这儿来。”说着，他抢过我的背包，“走吧，快开饭了，在山上吃过饭，咱们再回村。”

听了这句话，我不由一愣。眼前是座几百米高的大山，光秃秃的山坡上没有房舍，也不见帐篷。我疑惑地问：“怎么在山上开饭？”

“练野炊。”佟强向我解释说：“为了提高连队的军事素质，我们一面向人民群众学习，帮助人民公社改田、修水利，一面抓紧军事训练。野炊是个薄弱环节，所以，连里除

了抓好炊事班以外，还经常把部队拉到山上，分班分排练习挖灶做饭。连长说，这也是行军打仗需要的本领，不学会不行！”

听了佟强的介绍，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。

佟强又笑着说：“别看散烟灶不是新鲜玩艺儿，可是有的新同志还没实践过。开始，不是不散烟，就是做夹生饭。一回生，两回熟嘛，接连搞几次，连今年入伍的新同志也学会了。昨天，王主任还表扬了咱连这种训练抓得好，还让连长总结总结经验呢！连长不满足，今天的晚饭，他又把部队拉出来在野外做。”

我沿着佟强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前面灰蒙蒙的，只见一些身影晃动，整个山坡上看不到一点火光、一缕炊烟……

吃过饭，在回村的路上，我反复思考着这件事，越琢磨，越感到这是个好材料：当前，部队正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搞军事政对立，反对学习军事技术，妄图削弱部队战斗力的罪行。三连从实战需要出发，积极进行军事训练，正是需要报道的内容。

从山上回村，我丝毫没有倦意。灯光下，我回味着佟强的话和在山上见到的情景，想着怎样写一篇稿子。这时，门“嘎——吱”一声开了，一个浑厚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：

“嗨，这么晚了，还在忙？”

我抬头一看，是丁连长。这人二十六、七岁，中等个，穿一身洗得发白了的军装，裤腿膝盖上还打了两块补丁。我急忙站起来说：“连长同志，我正想找你谈谈呢，全连野炊训练搞得很好，我打算……”

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丁连长便摇了摇头：“现在还不能说

很好，更不能说全连很好！”

开始，我还以为丁连长谦虚呢。他作风踏实，我是清楚的。可眼下这野炊训练明明不错啊！我笑着争辩道：“佟强不是说，王主任都表扬了吗？”

“问题就出在他们班。”丁连长提起暖瓶给我倒了杯开水，说：“昨天晚上那次野炊，五班还是比别的班慢了十三分钟。今晚我又拉出去一次，他们的速度仍然没长进。你看，这行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就是五班差一点儿吗？”

“打起仗来，别说一个班，一个人出点纰漏也会影响战斗的胜利啊！一个班差点儿，就不能说成全连很好。咱们必须有一是一，有二是二，做老实人！”

“有一是一，有二是二，做老实人！”多么熟悉的一句话呀！这天晚上，我回味着丁连长这句话，两年前的一段往事又浮现在眼前……

调离三连前，我在连部当文书。丁连长在一排当排长。在一次施工任务中，一天中午，我到营里送表报。刚出门，碰见了丁排长，他问我：“文书，没统计错吧？我们排上个月打的石头有四百五十立方？”

我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五十堆，每堆九立方。”

排长点点头，上工去了。

我把表报送到营部，立即返回来。刚刚翻过一座小山，就见从工地上匆匆忙忙地跑过一个人来。我看清是丁排长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，急忙迎上去。

“我正想找你呢！”排长气喘吁吁地说：“表报送上去没有？”